

中发挥主要作用,不愿放弃单边主导、独家垄断的地位,甚至对欧盟的参与采取排斥态度。其三,以色列利库德政府不愿意欧盟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始终认为美国是阿以之间惟一的“调解人”,更不希望别国来取代美国。由此来看,今后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

程的地位不会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欧盟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平进程、打破美国垄断的势头在后阿拉法特时代也不会减弱,毕竟中东是欧盟展示国际地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窗口。

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另一环:叙利亚的困境与争衡

王新刚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在动荡的中东政治及荆棘满途的中东和平进程中,作为地区政治大国的叙利亚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但是,自2000年和平进程再度陷入僵局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及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再掀起反恐浪潮,叙利亚地缘政治环境趋于恶化,地区政治大国作用受到抑制。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黎巴嫩国内反对派的谴责声中,长期驻守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及其对黎巴嫩国内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叙利亚情报部门,被迫于4月26日撤离,致使叙利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叙黎特殊关系”以及叙利亚地缘战略利益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目前,叙利亚与中东事务的主导者美国的关系已恶化至15年来的最低点;在黎巴嫩问题上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与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和谈前景暗淡。

一、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9·11”事件后,叙美关系因恐怖主义问题而龃龉不断。由于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总部)等激进组织,叙利亚早已背上“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恶名,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反恐矛头直指伊拉克。2002年后,布什政府的“倒萨”步伐明显加快。对此,叙利亚深感不安。叙利亚认为,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阿以问题上采取“相对超脱”政策,在巴以、叙以等一系列中东事务中偏袒以色列,现又发起“倒萨”之举,不仅会严重恶化中东局势,而且将给中东和谈等一系列中东事务增添新的变数。因此,叙利亚对“倒萨”行动采取不合作态度。2003年初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叙政府多次重申反战立场,认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而不见,却以伊拉克所谓武器计划为由威胁对其发动战争。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美关系渐趋紧张,且不断升级,原因是美国指责叙利亚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允许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涉嫌收容逃亡的伊拉克高官、支持恐怖组织、有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美国的指控并不仅限于此,美政府高官称,叙政府是“奇怪的,同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政权”,“需要政变”。对此,国际社会纷纷猜测,叙利亚已被锁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至此,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伊战前,叙利亚不断强化反战立场,一方面是表明

其反对美国的包括“倒萨”在内的任何可能导致中东局势复杂化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明显带有借力伊拉克危机,凸显阿以冲突的意图,而这一意图的背后却隐含着更深层的动机,即通过伊拉克危机寻求推动叙以问题的新“支点”,进而摆脱2000年中东和谈,特别是叙以和谈陷入僵局以来,叙政府所面临的被动局面,重拾叙以和谈主动权。然而,叙政府此举虽然显示出超人的胆略,但却过于冒险,以致于卷入伊拉克危机,并与美国发生激烈冲突,结果是借力未成,反受其累,叙美关系由此滑向危险的边缘。2003年4月30日,美国等四方推出巴以和平“路线图”,对此叙利亚未作出积极回应。数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警告说,如果叙利亚不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巴以和平进程中作出建设性反应,将承担“后果”。

2003年10月,美众议院通过《清算叙利亚法案》;11月美参议院又通过《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参议院的法案授权总统对叙利亚实施广泛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叙利亚出口任何军事产品等6项制裁措施。授权总统从6项制裁措施中至少选取两项予以实施。12月12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该法案。该法案的签署表明,长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美国对叙利亚制裁这一破坏性因素再度“发酵”。

叙利亚对美国国会的新制裁法案表现得较为平和,一方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制裁,认为美国的威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目的是抑制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对叙利亚经济等没有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叙利亚总统指出,叙没有资助恐怖组织,并声称叙利亚至少帮助美国阻止了7次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击,叙利亚将依据自身的利益同美国合作。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伊拉克战争以来,叙美关系已恶化至15年来的最低点,而制裁因素又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催化剂”。2004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03年反恐形势报告,叙利亚再度被列入“黑名单”。5月11日白宫发表声明,宣布对叙利亚正式实施经济制裁。

二、叙黎特殊关系面临困境

由于历史因素以及20世纪70、80年代黎内战和与以色列抗衡的需要,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苦心经营,在叙黎之间建立起所谓“特殊关系”。1991年,两国签订《合作和协调条约》,双方特殊关系以正式的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其现实表现是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全面影

响,并继续驻军黎巴嫩。叙利亚驻军黎巴嫩实际上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黎巴嫩并驻军黎巴嫩的指责逐步升级。美国会通过《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后,美政府又联合法国等于2004年9月促使安理会通过1559号决议,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呼吁恢复黎巴嫩的“民主自由”权利,并把黎巴嫩即将举行的大选视为实现中东“民主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受此影响,黎巴嫩国内反对派备受鼓舞,要求叙军事、政治力量撤出黎巴嫩的呼声再度高涨。2005年2月14日,黎前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此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向了黎巴嫩,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派认定叙利亚和黎政府要为此负责,要求叙军立即撤离,并迫使亲叙的卡拉米政府辞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压力再度升高,3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出了要求叙利亚撤军的最强烈的声明,而且认为撤退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还是政治上的,要为黎巴嫩的民主制度取得成功创造条件。此外,叙利亚的盟友如沙特、埃及等和阿盟都对叙利亚施压,法、德、俄等国也呼吁叙军立即撤离。4月26日,叙军最后一批军事及情报人员撤离回国。至此,有人认为叙黎特殊关系已告终结。叙黎特殊关系是否已走向终结目前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双方关系今后将面临严峻考验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叙利亚来说,其地缘战略利益已受到严重损害,具体表现是:第一,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叙利亚失去了黎巴嫩,无疑就等于失去了抗衡以色列的战略平台,也失去了叙以对抗的缓冲地带。第二,黎巴嫩在中东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撤军后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必将减弱。第三,撤军黎巴嫩无异于屈服了美国乃至以色列的压力,将引起国内政治动荡,因为叙民众向来视黎巴嫩为叙利亚天然的组成部分。第四,黎巴嫩将可能出现亲美甚至亲以政权,叙利亚周边安全必将严重恶化,并处在驻伊拉克美军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夹击之中。

目前,联合国委派的由德国检查官梅利斯领导的“哈里里遇害案”调查行动直指叙利亚,调查结果如若证实叙利亚染指其中,那么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将是美国将利用调查结果加快大马士革政权更迭的速度,重演一幕叙利亚版的“倒萨”战争。

三、叙以矛盾凸显,和谈前景暗淡

2000年3月,叙以和谈再陷僵局,同年6月,叙利亚前总统——号称“中东雄狮”的阿萨德病逝,一个月后,巴沙尔·阿萨德接掌政权。而此时,中东时局开始出现不利于叙利亚的变化。伊拉克战争酝酿阶段,以色列多次指责叙利亚藏匿伊拉克生化武器。战后,以总理沙龙借“倒萨”东风,向叙利亚提出多项要求。“倒萨”战争给以色列提供了向叙方施压的大好时机,叙利亚在承受美方巨大压力的同时,又面临以方更加强硬的指责和威胁。2003年5月初,叙利亚通过到访的鲍威尔及其它秘密渠道,向以色列传递恢复和谈的讯息,却遭到以方的回绝。2004年1月以色列一反常态,其总统卡察夫出面邀请巴沙尔访问以色列,商讨重开和谈问题。数日后,沙龙声称愿与叙利亚会谈,但前提是叙利亚必

须放弃支持“恐怖组织”,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以归还戈兰高地换取叙以和平的幻想”,即以色列决不放弃戈兰高地。而叙利亚一贯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立场,收复戈兰高地是叙利亚历久弥新的愿望。因此双方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均无回旋余地,僵局难以化解。

在地区政治层面上,叙以双方竞争与角逐从未间断。叙利亚继续支持真主党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此作为逐鹿中东政治舞台的资本及其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以色列则继续占据戈兰高地,并利用美国独步中东的大好时机,向叙利亚步步紧逼。对叙利亚来说,利用伊拉克危机,重拾叙以和谈主动权的意图并未实现,甚至伊战后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而以色列则面临更加有利的地区形势,因此中东和谈特别是叙以和谈的主动权很大程度已握在以方的手中。

叙以和谈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没有叙以和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为此叙政府也曾主动出击,以求扭转不利局面。巴沙尔继承其父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首先大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化解与周边国家伊拉克(伊战前)、约旦、土耳其等长期互不信任甚至敌对的困顿局面。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本地区大国埃及、沙特、伊朗等国的合作。在叙以和谈进程中,埃沙两国是叙利亚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纵深;与伊朗结盟则既可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又可以维持叙利亚中东大国的地位。叙利亚上述举动的意图显然是努力改善地区政治环境,重拾叙以问题主动权。其次,缓解美国的压力,适度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为此,叙政府一定程度上迎合美国的要求,承诺并实施从黎巴嫩撤军,对反恐及伊拉克问题予以配合。例如在哈里里遇刺后不久,叙政府就协助驻伊美军逮捕了萨达姆的同母异父兄弟萨巴维·易卜拉欣·哈桑,以此向美国示好。同时叙利亚先后关闭了巴勒斯坦反美反以组织在叙利亚的多个据点,并一再表示不愿与美国作对。然而另一方面,叙政府在努力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同时,仍然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巴沙尔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专访时说:“迟早,他们(美国领导人)会认识到我们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我们是实现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拉克稳定的重要一环。看着吧,没准那一天美国人就会来敲我们的门。”

但是叙利亚的上述举措似乎未能完全扭转不利于己的地缘环境,当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后,其地缘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失去了黎巴嫩问题这一撬动叙以和谈的战略“支点”,进而丧失了叙以和谈的最重要甚至是最后一张王牌,在叙以和谈问题上已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即使叙以重开和谈,在戈兰高地这一关乎双方国家安全、军事及经济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叙以两国都不可能轻言让步,更不可能放弃。因此,叙以和谈作为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就目前形势而言,其最终解决的前景是暗淡的甚至是遥不可及的。